

全華叢書





東萊博議二十五卷

全華叢書

退補品開隆

東萊軒齋二十五卷



重刊東萊博議序

博議一書舊本單行刊東萊文集者概未錄入何也先生家傳絕業為中原遺獻吾婺之言理學者祖焉茲編特出其靈緒卓識幻為風雲壯觀舉業家羣鑄

金事之乃自吾鄉突遭兵燹羣  
籍蕩然是書亦在銷委之列余  
既獲先生文集付梓竣工兒輩  
復以是書為請顧坊間通行者  
為古絳張明德所訂本去取未  
精頗多闕略幸有家藏錢塘瞿

氏舊本凡一百六十八篇以載  
在行篋得存發而讀之歎其經  
緯世教扶植人心有裨於聖學  
者正復不少舉業云乎哉慨自  
文之難言也工訓詁者鄙詞章  
為小道騁汪洋者薄註疏為腐

儒余竊謂文無定規亦求其愜  
心當理焉而已坐清廟明堂而  
宣誦法言穆然見先正遺範而  
山水之娛絲竹之樂亦足以陶  
寫其性靈布帛菽粟治生者奉  
為至寶而錦繡之爛山海之饒

亦掌服尚膳者所不廢間嘗取  
先生文集讀之若易詩禮及論  
孟諸說法言中之布帛菽粟也  
博議一書牖啟聰明如山水絲  
竹之怡悅性情而膾炙人口衣  
被來學又何殊珍錯之有駝象



錦繡之有華袞也哉余生先生  
之鄉有志私淑義不當聽其書  
之就湮爰命梓人重鋟壽世而  
述其顛末如此同治戊辰冬十  
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宋東萊呂先生左氏博議特談餘語隙騁筆以爲課  
試者之資非果於傳義欲有所論辨糾正也自序備  
言之矣古之世無所謂時文者自隋始以文辭試士  
唐以詩賦宋以論策時文之號於是起而古者立言  
必務道其所心得卽言有醇有駁無不本於其中心  
之誠然而不肯苟以衒世夸俗之意亦於是盡亡矣  
蓋所謂時文者至宋南渡後創製之經義其法視詩  
賦論策爲勝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經義者非  
誠欲說經亦姑妄爲說焉以取所求耳故其爲文不



必果得於經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認以爲不知  
必率其私臆鑿空附會粉飾非者以爲是周內是者  
以爲非有司者亦不稔其所知之在於此而姑命以  
在彼之所不知於是微言奧旨不能宿通素悉於經  
之內而枝辭贅喻則可暫假猝辦於經之外徒恃所  
操之機熟所積之理多隨所命而強赴之亦莫不斐  
然可觀以取盈篇軸以僥倖得當於有司之目噫不  
求得於心則立言之意亡不求通於經則說經之名  
戾時文之弊類然已東萊左氏博議雖作於其平居

暇日苟以徇生徒之請然旣以資課試爲心故亦不免乎此弊其所是非大抵出於方執筆時偶然之見非必確有所低昂軒輊於其間及其含意聯詞不得不比合義類引眾理以壯其文而學者遂見以謂定論而不可奪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爲是易其所是以爲非亦必有眾理從而附會之而淺見者亦將駭詫之以爲定論矣又其書好抉摘古人之情僞不免苛饒文致之失蓋東萊著作每傷太巧朱子嘗病之然以其稽古之博蓄理之多觸機而出持之必有故

而發之必有爲精言奧論往往震發於其中足以箴切物情而裨助意智抑其所爲反復抉摘於古人之情僞者雖不皆無矢亦足以見巧詐之不足恃可飾當時而不可掩後世於學者正心正行之術非小補也獨惜其書之開於當時者既不可得見而宋元來重雕之本多脫文譌字而今世通行本爲明人所掇取者尤闕略而不完故爲是正文字重刊以惠來者而並著其爲書之得失於後俾學者知所採擇且眾知其非有意於立言說經之書而毋徒駭於其博辨

而過執之以爲定論也道光戊戌錢唐瞿世瑛跋





跋

月樵都轉之來鄂也司權政總校讎公餘之暇猶講求載籍不劬今年秋捐其橐重刊龍川文集東萊文

集復取東萊博議屬

樹之

而校對之特博議一書乃

呂成公屏處東陽之武川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當時傳鈔輾轉沿譌自宋及元明舊本舛謬叠見疑者闕之未敢臆斷也呂成公爲婺州理學之宗都轉籍於婺固所以闡揚先哲也而卽以嘉惠士林蓋士之習舉業者代聖賢立言其託體最尊其措詞貴

達無取乎卑靡龐雜也是書明乎天人義利之分理  
亂得失之蹟古今事爲之變典章名物之繁英光浩  
氣伸紙直書按之聖賢精微之奧不爽毫釐得是書  
而讀之於以擴其識晰其理鬯其機無卑靡龐雜之  
習具海涵地負之觀真升堂入室之階梯也然則  
都轉之嘉惠士林豈淺鮮哉工將歲妄贅數言於末  
同治七年歲次著雍執徐月律應鐘日值噬嗑初九  
用事江夏王樹之謹跋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  
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  
稍稍披蓬藿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  
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  
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諸生歲時休沐必鈔寘褚  
申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姍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  
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  
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人羞道而諱稱者  
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覩然忘恥

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縫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謫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旣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愈眾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論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乾道五年九月初四日東萊呂

祖謙伯恭序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十九

重刻東萊博議例言

一博議原本爲篇百六十有八今世通行本僅載八十六篇讀者每以未窺全豹爲憾且刪節字句改題篇目殊失廬山真面今悉照宋刻登載標目序次一字不易以復舊觀

一博議在當時傳鈔者眾輾轉沿訛故雖宋元舊本誤字甚夥今參合明本元本文瀾閣本及平湖胡氏所藏宋槧本悉心讎校無慮數過第各本訛謬錯見不能定從一本欲分載異同於



逐句之下又苦文繁礙於循覽且博議非周秦  
古書之比字句得失按文義而可知故今參校  
諸本舍短從長衷於一是不復分注以便觀覽  
其有字義可疑而各本皆同無從質正如苟惟  
不然惟疑作爲盜殺仍壽篇末疑脫誤之類悉  
仍其舊不敢臆爲竄改以貽壯月牡丹之誚

一 宋人避諱如桓作威徵作證貞作正匡作康之  
類今悉改正

一 宋本於篇目下詳載左氏傳文今以文繁且左

傳在今日人人習誦不須贅列惟標注某公某  
年以便稽考

一宋本於每篇徵引史事略爲注釋意在省讀者  
檢閱之煩然遺漏甚多且篇中所引皆正史中  
焯然顯著之事非他僻書可比似無庸注釋且  
如引用論孟事句亦爲注出處而隱文僻句如  
礪而失水蚊蚋撲緣出莊子藩拔級夷出昌黎  
徐偃王廟碑之類反略而不釋蓋博議在宋時  
爲經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廣坊肆間陋者謬



加訓釋名爲詳註用以標異投時非呂氏之舊故悉汰之

一宋本於篇目下用黑文白字標挈主意如首篇論機心次篇論天理三篇論名分之類今按博議文筆奇幻往往意終語竭另闢異境烏能以一二字括其一篇之命意乎蓋亦陋者所施以爲揣摩勦襲之地以其無關本要故亦從刪

東萊左氏博議目錄

卷一

鄭莊公共叔段

潁考叔還武姜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衛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敗燕

鄭敗北戎 楚敗鄧 商密降秦 鄭敗宋 楚滅舒庸 楚敗吳滅舒鳩

晉滅肥

晉滅陸渾

吳敗楚取餘皇

吳敗胡沈陳三國

越敗吳於檇李

越敗

吳於笠澤

### 卷二

## 隱公問羽數於眾仲

## 隱公辭宋使

## 鄭伯侵陳大獲

## 鄭伯朝桓王

鄭伯請釋太山之祀 虢公作卿士于周 鄭伯以齊人朝王

鄭伯以王命討宋

羽父會鄭伯伐宋

蔡人

衛人邾人不會王命

王與鄭人蘇忿生田

鄭伯以璧假許

田 王伐鄭

陳五父如鄭洫盟歆如忘

曹太子朝魯樂奏而嘆 晉侯受玉惰

齊君語偷

公孫歸父言魯樂

趙同不敬

晉侯見魯侯不敬

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

苦成叔

卻錡將事不敬

成子受賑不敬

齊高厚相太子

傲

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

齊侯享于

會諸侯皆不敬

齊侯衛侯不敬

蔡侯享于

鄭不敬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

趙孟

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單子視下

言徐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

魏獻子南

面邾子執玉

高魯受玉卑

隱公問族於眾仲

卷三

滕薛爭長

潁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臧哀伯諫納郕鼎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翼 曲沃莊伯伐王伐曲沃

曲沃武公伐翼 曲沃伯殺公子侯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卷四

楚侵隨

楚敗隨



魯爲班後鄭

齊衛鄭戰于郎

鄭太子忽辭昏

衛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公奔

桓公問名於申繻

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屈瑕敗蒲騷

楚人伐絞

屈瑕大敗

### 卷五

祭仲立厲公

祭仲殺雍糾  
齊人殺子亶

高渠彌殺昭公  
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衛侯放公子黔牟

魯及齊師戰于奚

桓公與文姜如齊

辛伯諫周公黑肩

楚武王心蕩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魯莊公圍郕

卷六

齊侯見豕

蛇鬪于鄭 神降于莘 卜偃童

樞有聲如牛

狐突遇申生 城郕有夜登邱

鳥鳴鳧社

鄭

有 蛇出泉宮 魏穎見老人

石言于晉 當璧而拜



鄭龍鬪 玉化爲石 鸚

鴿來巢 龍見于絳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

齊桓公入齊

齊魯戰長勺 士蔦諫晉侯伐虢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卷七

宋萬弒閔公

息媯過蔡 楚滅息入蔡 子元振萬 鬪班 申公

巫臣聘夏姬 子重子反殺巫臣 殺子元 陳夏徵舒殺靈公 之族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

目錄 東萊博議

四

退補齋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蘇公奉子頹 王處櫟 鄭伯虢公納王 會于

首止

惠王崩

盟于洮

王子帶召戎

王

子帶奔齊

仲孫湫言

王子帶

滑人叛鄭

富辰請召王子帶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

后太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

晉侯納王

鬻拳兵諫

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

卷八

懿氏卜妻敬仲

晉侯賜畢萬魏 成季將生 桓公使卜楚邱父卜之 秦

伯卜伐晉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梁嬴孕

過期卜招父卜之 晉侯卜納王 齊侯戒師

期而有疾 晉楚遇于鄢陵 晉侯筮之吉 施

氏卜宰 穆姜薨于東宮 宋公享晉侯 鄭

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 崔子卜妻齊棠公

之妻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晉侯有疾問

崇於子產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 孔成子卜

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臧

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 僕句以卜 晉趙鞅

卜救鄭 楚卜子良為令 巴人伐楚 楚卜帥

### 曹劌諫觀社

### 晉桓莊之族偪

晉士蔿殺游氏二子 晉士蔿殺羣公子 晉獻公使太子

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晉侯為太子城

曲沃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 晉殺太子申生

晉使士蔿築蒲與屈

晉侯使賈華伐屈

莊公丹桓宮楹

刻其桷使宗婦覲用幣

莊

般

閔公請復季友

共

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齊仲孫湫觀政

卷九

舟之僑奔晉

衛懿公好鶴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洛氏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諸侯救邢

城楚邱



衛文公大布之衣

趙宣子為國政 晉悼公即位 晉侯謀所以息民

楚蔣掩為司馬 請伐吳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 楚城州來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田 虢公敗戎于桑 晉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滅 虢滅虞

齊寺人貂漏師

寺人貂立無虧 立孝公 宋襄伐齊

卷十

會陽穀謀伐楚

齊歸蔡姬 齊侵蔡伐楚

楚伐鄭

齊執陳轅濤塗 申侯城賜邑鄭伯 逃歸 鄭殺申侯以說齊

楚滅弦

黃不歸楚貢 楚滅黃



楚文王寵申侯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

晉里克帥師敗狄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卷十一

會于葵邱尋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秦伯納晉惠殺里克平鄭

晉侯晉乞糴

於秦秦乞糴於

晉秦晉戰韓原

沙麓崩

隕石鶴退飛晉侯論宋災

星孛北斗梓慎論無冰

梁山崩裨竈

論周楚 子產論參商 大雨雹 士文伯論

火見 晉侯問日食 晉侯問史趙 裨竈論

陳災 星出 婺女 景王問萇弘 梓慎論禘

星孛 大辰 火始昏見 梓慎望氣 梓慎

對日食 梓慎論日食 齊有彗

星 史墨占日食 楚雲如赤烏

楚子賜鄭伯金 趙姬請逆叔隗 楚子封陳 鄭伯石

辭卿 楚復

取魯大屈

邢人狄人伐衛 衛叛晉 公孫文子拒衛侯

秦取梁新里 梁亡

卷十二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 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楚子用隱太子

目錄 東萊博議 七 退補齋

衛旱伐邢

子魚諫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襄公欲合諸侯

公 宋為鹿上之盟 楚執宋 宋公伐鄭 楚宋戰于

禮 宋 襄公卒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圉逃歸

卷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范武子請老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止降服而囚

秦伯納重耳止頭須求見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晉侯享公賦詩 荀林父子來聘公賦詩

賦詩

鄭伯宴公賦詩

公享季文子賦詩

高厚歌

詩

穆叔賦詩

公享季武子賦詩

鄭七子賦詩

晉侯鄭

藏板

罷賦詩 穆叔食慶封誦詩 令尹趙孟賦詩

穆叔子皮賦詩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 楚

子賦詩 鄭六卿賦詩 小邾

穆公季平子賦詩 宋公賦詩

### 卷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禮至殺邢國子

晉文請隧 守 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

展喜犒齊師 魯如楚乞師 楚伐宋齊

楚滅夔



卷十五

宋叛楚即晉

楚子將圍宋止文之教也

晉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

弁楚子玉夢與河神求瓊

蘭

魏顛夢結草之老人

韓厥夢子輿

趙

嬰夢天使

晉侯夢大厲

夢疾為二豎子

小臣夢負公登天

呂錡夢射月

聲伯夢瓊

瑰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

叔孫穆子夢天

壓己

魯昭夢襄公祖

晉侯夢黃熊孔成

子夢康叔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

廟

趙宣子夢文公授之陸渾

宋元公夢太

于欒即位

曹人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衛侯

夢渾良夫

宋

得夢已為烏

晉侯作三行

目錄

東萊博議

九

退補齋

周公閱聘魯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十六

先軫死狄師

白季舉卻缺

晉陽處父侵蔡止泝水而軍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越椒生而子文知其  
滅若敖氏 伯石生而

叔向之母知  
其喪羊舌氏

閏三月非禮

閏不告朔 火西流司歷過

辰在申再失閏

楚太子商臣弑成王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 卷十七

禘太廟躋僖公

順祀先公

出姜貴聘而賤逆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

楚滅六蓼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趙孟立公子雍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陳乞逐高國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卷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取己氏

穆伯以幣奔莒 穆伯歸魯復過莒 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晉歸衛地

卷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宋襄夫人殺昭公

箕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楚范巫禱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宋殺申舟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卷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趙盾納捷菑於邾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卷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秦穆出師襲鄭

秦師過周北門 秦使孟明  
爲政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秦濟  
河焚舟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鄭

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昭公如晉郊勞贈賄

無失禮孟僖子不能答郊勞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乃講學之趙簡子

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

狼曠死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隨會能賤而有恥

卷二十二

甯嬴從陽處父

邾文公遷于繹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單伯請子叔姬

季文子如晉  
歸子叔姬

齊人救單伯

宋華耦辭宴

公孫敖二子

卷二十三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邴歆閻職弑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止立宣公

季文子出莒僕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卷二十四

晉不競于楚

鄭人獲狂狡

鄭伐宋囚華元

晉趙盾侵鄭

楚滅若敖氏

晉靈公不君

晉趙穿弑靈公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晉成公為公族

楚子問鼎

卷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

鄭討幽公之亂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赤狄伐晉圍懷

晉敗赤狄滅潞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鄭伯敗楚

楚子伐鄭 楚盟辰陵鄭微事晉 楚圍鄭楚敗晉于郟 晉侯復荀林

父 赤狄伐晉晉殺先穀 晉示 鄭以整 晉賞荀林父士伯

晉會狄于欒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樂

藏板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公元年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  
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鉤餌以誘魚者釣也  
爲陷穽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  
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  
狠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  
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

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  
陷穽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  
而不吞過陷穽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  
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  
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  
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  
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  
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  
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謂封京之後伐鄆之前

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  
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暨末其殺段之  
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而不可計也一人  
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  
不載翻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湔其惡矣莊公之罪顧  
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  
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  
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眾不知莊公正  
欲其得眾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



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  
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  
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  
矣舉朝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  
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  
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  
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一年鄭公父定叔出  
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  
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

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  
險哉莊公之心與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  
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  
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  
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  
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  
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  
鉤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  
乎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爲天下

之全拙

穎考叔還武姜

隱公元年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  
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沈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  
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庸非天乎苟以人力  
勝之則羽可積而沈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揉而曲  
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墾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  
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  
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沈矣不揉之則矢還

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  
天也墾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壅  
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  
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  
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因之城頴絕滅天  
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  
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  
公自絕天理天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  
可以勝天然忿戾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



爲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澮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而還而不能已彼顏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不感之以物而感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爲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爲哉



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憾焉  
方莊公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盍告之曰醉之所  
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爲旣醒而猶踐之則  
其醉必未醒也旣瘳而猶爲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  
之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爲是旣悔則必知其非知  
其非而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爲是也莊公苟  
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  
叔乃曲爲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  
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

不特蔽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胸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爲虞舜下不失爲曾參豈止爲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之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之於齊如二君

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氏雖強猶魯之季氏也陳氏雖強猶齊之陳氏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爲周鄭交質終以爲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爲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爲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見賢則用之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爲虛

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  
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  
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其勢均其體敵尊卑之分蕩然  
矣未交質之前周爲天子鄭爲諸侯旣交質之後周  
與鄭等諸侯耳然亦何所憚哉温之麥洛之禾宜其  
糶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  
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吾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  
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鄭人之心  
以謂彼之子來質於我我之子往質於彼見其與吾



同而不見其與吾異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爲君哉一  
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  
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  
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  
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必未敢伐  
之也周不自卑人必未敢卑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  
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  
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  
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



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爲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

隱公三年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爲怪地過中爲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

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  
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眾人之所謂奇卽  
君子之所謂怪也眾人之所謂高卽君子之所謂偏  
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  
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其  
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  
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可傳之政治兵  
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  
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

其逡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爲是未足以爲奇必傳於弟以爲奇焉是未足以爲高必傳於弟以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其說旣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眾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

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眾人自處而不慕堯舜  
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  
之事自眾人視之則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則  
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  
鈞之鼎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沒  
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  
夫而舉烏獲之鼎穉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不  
敗哉

衛州吁

隱公三年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已所不知歷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爲善孰爲惡孰爲忠孰爲邪孰爲是孰爲非孰爲誠孰爲僞猶參差而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爲盜之情也然財匱則必至於盜詈者必鬪當詈之初未有決鬪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鬪蓋博則有盜之理詈則有鬪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



人不能覺已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篡弑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篡弑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弑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碻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碻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

忿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况又不聽乎碣苟能止於未萌則桓公不至於弑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蠻觸氏之戰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沈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謗其不愠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

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於胸中矣一偏於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於胸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沈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胸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於胸中矣四者之根藏於胸中伏而未發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猶州吁受寵之初篡弑之惡已藏於胸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於胸中者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內

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  
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  
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  
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  
以雨露未有不芘然爲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根必  
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  
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臧儔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遊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



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  
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進諫之道  
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  
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  
人君之畏也諭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  
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  
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  
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論之耶論朝會之  
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



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論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  
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  
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儂  
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  
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  
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  
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  
理將不暇信儂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疎  
矣爲儂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

之心怡然自得睥於面益於背暢於四支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也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况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異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爲知其不足爲雖勸之爲亦不爲矣

鄭敗燕

隱公五年

○鄭敗北戎

隱公九年

楚敗鄧

桓公九年

商密降秦 僖公二十五年

鄭敗宋 成公十六年

楚滅

舒庸 成公十七年

楚敗吳滅舒鳩 襄公十五年

晉

滅肥 昭公十二年

晉滅陸渾 昭公十五年

吳敗楚

取餘皇 昭公十七年

吳敗胡沈陳三國 昭公二十三年

越敗吳於檣李 定公十四年

越敗吳於笠澤

哀公十七年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  
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是理試語於眾矣談兵之士  
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為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

已矣小人何爲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  
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  
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  
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  
交疏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於用兵小詐則小勝大  
詐則大勝小人長於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於詐  
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  
數子者苟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  
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



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於孫吳之門哉吾應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之事證吾之理益知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雖聚鄭楚秦晉十餘國之眾爲一軍合曼伯子突十餘人之知爲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裕矣吾非爲大言以誇眾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子之於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



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  
之用是誠以撫御則眾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  
用是誠以備禦則眾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被  
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  
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  
立五患皆除兇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  
突之徒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縱使  
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謀之雖極其  
詐計至於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

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萬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鐘者黥髡盜販相望於史而宋襄陳餘之流每以仁義爲天下笑抑又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

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子之名者也以僞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男宗廉覆校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郡後學明鳳丹月樵校梓

隱公問羽數於眾仲

隱公五年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  
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間者非  
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  
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無  
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  
之舞樂用於禴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



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眾  
仲豈真有所不知耶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自成  
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於隱公蓋數百年矣以  
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  
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  
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其心蹙  
然不安而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眾仲告之以先  
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  
補也然隱公之間豈止爲仲子一廟而已哉特因仲

子之廟而發耳爲眾仲者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僭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告於天子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獨用六佾於仲子之

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苟眾仲能爲此言隱公能爲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桓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眾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况眾仲乎惟眾仲一失其機故僭倖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

季氏以陪臣之微傲然舞八佾於庭重形孔子之嘆  
焉嗚呼隱公之間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孔子之嘆在  
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眾人之所易禁於  
既盛之後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爲隱公惜也

隱公辭宋使

隱公五年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髡衍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  
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  
樂指川爲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爲羊亦從而謂之  
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



扼腕俯弔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吾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說也世皆以爲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



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郟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  
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  
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  
所敢知也是說也世皆以爲拙也吾以爲陳筮之言  
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  
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爲工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  
怒故人以其說爲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智也宋使  
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陳筮而遇隱公則爲愚使宋  
使而遇穰侯則爲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

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  
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足恃哉杜預謂宋使  
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以鄭師之伐告急  
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  
聞其人鄂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爲審則知  
而復問亦人情之常也况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  
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  
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苟非狂惑  
喪心何自而起其忿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

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戰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爲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

徒幸而有功則大書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  
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  
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  
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策士之戒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公六年

盛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  
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修睦  
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戰一和一通一絕習  
以爲常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也左



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  
邇雖大無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  
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猶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鉞  
之刑逋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則  
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  
峻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  
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  
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爲鄭何能爲而不  
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



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雖鄭師之所侵不過  
毀廬舍毆老弱略牛馬然推鄭何能爲之一語實亡  
國敗家之本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  
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爲  
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乃何能爲之百姓也漢抑宗  
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  
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乃何能爲之外戚也晉武帝  
以戎狄何能爲而不徙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  
賊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以至項羽之視高

帝王莽之視漢兵梁武之視侯景明皇之視祿山皆  
始以爲何能爲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何能爲  
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  
力詆之乎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眾人之論常得  
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  
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厲之  
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本  
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爲故敢暴虐必謂財  
匱何能爲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爲故敢拒諫必

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  
 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  
 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  
 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  
 矣哉左氏之論也

鄭伯朝桓王隱公六年 ○鄭伯請釋太山之祀隱公八年

虢公作卿士於周隱公八年 鄭伯以齊人朝

王隱公八年 鄭伯以王命討宋隱公九年 羽父會

鄭伯伐宋隱公十年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

隱公十年

王與鄭人蘇忿生田

隱公十一年

鄭伯

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王伐鄭

桓公五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  
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  
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  
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  
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  
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  
下之人知之何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已而



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  
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  
眾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  
以明之春秋之初鄭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  
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  
周桓王不禮之眾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爲非此  
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綱旣墜傲固  
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  
衰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是知桓王之



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  
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眾人之說不過以  
界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  
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  
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質鄭知周  
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凌犯王室蹂踐麥禾略無  
所憚在桓王世將用虢公而卽用之未嘗猶豫鄭伯  
知周不畏之故於旣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  
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

畏鄭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與鄭伯蘇  
忿生之田由是失鄭眾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  
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  
爲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  
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  
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  
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  
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  
也桓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爲所敗眾人之說

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  
論之則以爲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桓王不能正其  
名耳當鄭伯擅釋泰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  
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  
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  
將覆亡之不暇矣桓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  
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桓王  
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  
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旣敗王師乃斂兵而止

眾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甚悖旣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於真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爲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爲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



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敘事之體不同  
敘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冊之所載既敘  
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  
理是與敘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况方冊既  
已敘之何待吾復爲贅辭以敘之雖削吾之論於彼  
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  
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  
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  
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爲事之累也尙何以操

筆為哉

陳五父如鄭蒞盟敵如忘隱公七年○曹太子朝魯

樂奏而歎桓公九年 晉侯受玉惰僖公十一年 齊

君語偷文公十七年 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

趙同不敬宣公十五年 晉侯見魯侯不敬成公

四年 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成公六年 卻錡將

事不敬成公十三年 成子受賑不敬成公十三年

苦成叔傲成公十四年 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

襄公七年 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襄公十年

齊侯衛侯不敬襄公二十一年蔡侯享於鄭不

敬襄公二十八年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襄公

三十一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昭公五年單子視下言徐昭公十一年宋公與

叔孫昭子語相泣昭公十五年魏獻子南面昭公

三十二年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定公十五年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

禍福之占其矯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

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蓋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僞蠶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泄眾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啓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耶今考左氏之所載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



嗚可指者相望於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之情爲惡於人之所不見爲善於人之所見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

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揜歆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眾必先無得罪於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

揚其流斧其根而漑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爲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謬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隱公問族於眾仲

隱公八年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爲氏者不勝其  
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爲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諡爲氏  
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爲氏  
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  
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  
叔同出於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  
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  
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  
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



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成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爲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

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說  
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  
者猶且知之况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  
之况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  
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文俯則欲知地理大則欲知治  
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已之氏  
族吾祖考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不可恥乎不知  
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恥也乃若吾一身之間  
視而不知視之所自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

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恥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男宗廉覆校